



陈星灿 著

考古随笔

二

文物出版社

考

古

随

笔

二

陈星灿 著

封面设计：张希广

责任印制：陆 联

责任编辑：谷艳雪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考古随笔二 / 陈星灿著.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0.5

ISBN 978-7-5010-2962-4

I. ①考… II. ①陈… III. ①文物-考古-中国-
文集 IV. ①K870.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76368 号

考 古 随 笔 二

陈星灿 著

*

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1/32 印张：9.125

2010年5月第1版 2010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10-2962-4 定价：30.00元

自序

自 2002 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我的《考古随笔》之后，我这几年又写了一些随笔性质的文字，这些文字连同以前发表过但没有收入《考古随笔》的一些旧篇什，就结成了眼前的这个集子。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考古学的理解与以前有明显不同。考古学的基本任务是重建历史。重建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史，不必说差不多是完全依赖考古学；即便是重建出现了甲骨文、金文的商周史，如果没有考古学的帮助，也完全不能想象会是怎样的一种情景。但是，考古材料是不会自己说话的，对考古材料的解释完全是由我们当代学者完成的。因此，如何在古代和当代之间铺设一架可靠的桥梁，使我们通过材料的连接把对古代历史的复原和解释建立在可信的基础上，就成为考古学需要努力的一个方向。我个人认为，许多当代的经验和材料，均可以成为我们重建和解释历史的依据。西方自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民族考古学，就是基于这样的一种想法。其实，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开，民族考古学研究的范围当远不止所谓“异文化”的领域，我们身边的许多事物，均可以成为考古学者观察和研究对象。比如谷物的收割方式、加工方式、储藏方式，垃圾的处理方

式，动物的屠宰方式、利用方式，夯土的夯筑方式，甚至施肥、耕种、泡菜、烹调等等，如果给予系统的观察和研究，都会为我们理解古代人类的行为方式提供可资参考的材料。

我的童年和少年是在河南农村度过的，虽然没有机会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对农村的生活是熟悉的。农民积肥、犁地、播种、收割、扬场、舂米、窖藏、屠宰、酿醋、腌菜、盖房、丧葬等等的生活情景，有时候像过电影一样出现在我的脑海里。以至于我在考古的发掘和研究中，会不自觉地把考古和自己经历过的农村生活联系起来。一方面觉得乐趣无穷，另一方面更加感受到农村生活是我从事考古研究的一个灵感源泉，可惜儿时的农村生活情景很快就要消失在全球化的快速脚步声中。

本书所涉及的其他一些问题，不全是根据个人的经验，还有不少是根据与异文化的比较得到的，但之所以关注这些问题，也跟个人的经验有关。比如，关于中国人是否讲究卫生的问题，关于唐代的中国人是否普遍刷牙的问题，关于因吃食猪肉而引起瘟疫的问题等等，也差不多都能在儿时的经验里找到发现这些问题的影子。还有一些短文，是翻译或者介绍国外考古新发现或新鲜事物的，多属于随感性质；翻译和写作这些文章跟我的爱好有关，也跟旅途的寂寞有关，好在这些东西今天读起来也还算有趣。

我的这些小文章，虽然试图提出某些问题或者解决某些问题，但终究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跟我向往的大历史无关；如果侥幸能够给读者一点点启发或者乐趣，那写这些小文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记一件罕见的仰韶文化莲蓬头状流陶壶》是与刘莉、李永强先生合写的；

《记在河南偃师双泉村采集的一块汉画像砖》是与李永强先生合写的；《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是与刘莉先生合写的；《有关国家起源的两个理论问题》是与李润权先生合写的；《古代华北有象犀》原是翻译瑞典著名汉学家高本汉先生的短文，因为觉得有趣，也收录在内。在此特别向我的合作者和向我提供高本汉先生论文的马思中（Magnus Fiskesjö）先生表示感谢。我也愿意借此机会向发表过这些短文的《中国文物报》、《读书》、《寻根》、《万象》、《北京青年报》、《考古》、《农业考古》、《学人》、《中国社会科学院院报》等报刊的编辑表示真诚的感谢。罗丰先生促成此书的出版，马萧林、秦小丽，以及我的同事谢礼晔、李永强、王法成、杨军锋、付永旭、孙丹、涂栋栋，诸位以不同的方式，帮助我编成此书，使我深感荣幸，在此一并致谢。由于体例的要求，我对某些长文的参考文献做了调整，把原来的尾注一并纳入正文中，特此说明。

陈星灿

2008年7月16日于北京王府井大街27号

目 录

自 序

域外新知

《纽约时报》关于安诺出土“石印”的争论	3
对病人的护理始于何时	7
玛雅文明因干旱而亡的新证据	9
“9·11”与美国考古学家的新任务	14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16
采集狩猎者的命运	18
中亚地区新发现的剥头皮材料述略	
——对《中国古代的剥头皮风俗及其他》一文的补充 ...	23
卡塔尔休玉考古的新进展	
——读伦福儒、巴恩《考古学》的一点感想	29
中国古代文明何以绵延不断以至今日	33
葡萄美酒始何时	35
史前人类对性在生育中的作用了解多少	
——美洲印第安人的例子	38
史前人类是否杀婴	
——美洲土著的故事	40

趣味考古

尖底瓶的用法	45
再谈尖底瓶的用法	47
史前的粮食加工工具	51
毒箭、毒矛与史前的狩猎技术	54
大汶口文化的日月山图像和古代埃及的地平线表示法	57
“割体”葬的民族学证据	59
跨湖桥的陶罐子里煮的什么药	62
吃猪肉的危险	65
记一件罕见的仰韶文化莲蓬头状流陶壶 ——兼论大河村 H66 出土器物的功能	68
记在河南偃师双泉村采集的一块汉画像砖	71
我国南方和太平洋地区的嚼槟榔风俗	74
三说古代以皮毛为目的的狩猎工具	78
咸头岭文化圆形石饼的用途蠡测	83
心理东西本自同 ——东汉和罗马两幅“色情”图像的分析	86
古代的捕鱼业	89
古今之间	
灰坑的民族考古学观察 ——石璋如《晋绥纪行》的再发现	95
民族志所见原始制陶术的两种模式及其启示	100
中国旧石器时代的石球是狩猎工具吗	115
黄河上游的皮筏子是从哪里来的 ——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一个不为人所重视的问题	125

良渚兽面纹的构成及其社会心理学基础初探	143
北美民族志所见古人猎鹿的几种方法	160
模制陶器——最原始的制陶法?	162
石磨盘和石磨棒的用法	165
史前的粟是如何储存的	168
台湾邹族和邵族的拔牙风俗及其对考古学的启示	172
最初的酒是怎样酿造的	
——台湾邹族酿酒的启示	175
中国古代的收割工具——石刀、陶刀和蚌刀的用法初探	
——民族考古与实验考古的一点心得	177
读书识小	
中国人刷牙的历史有多久	187
唐代国人的个人卫生	192
唐朝人讲卫生吗	195
大蒜的妙用	199
白与黑	201
盖章、签名、画指与押花	204
毛即没有	209
古人对死者的态度	210
盐 盆	212
虹与降	214
中国考古发现中的大房子	215
回到考古	
古代华北有象犀	221
何以中原	225

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	235
当前我国考古研究中应该注意的两个问题	240
中国史前考古学的重大作用	243
考古学就在我们身边	248
公众需要什么样的考古学	255
伯希和与殷墟发掘	263
两点祝愿	
——贺《考古》创刊 50 周年	265
型式学之外	
——磨制石器的研究应当加强	267
近年来西方有关国家起源的两个理论问题	272

域外新知



《纽约时报》 关于安诺出土“石印”的争论

安诺 (Anau) 遗址我们并不陌生。安特生 (J. G. Andersson, 1874-1960) 曾把该遗址出土的彩陶和仰韶彩陶做过比较, 得出中国文化西来的结论。20 世纪就要结束的时候, 土库曼斯坦和美、俄联合考古队在安诺遗址发现了一枚“石印”(图一), 这枚据信出土在距今 4000 年前的刻有文字的“印信”, 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李学勤、水涛两位先生已在《中国文物报》撰文讨论(《中国文物报》



图一 安诺遗址发现的“石印”印文(采自《中国文物报》2001 年 7 月 4 日李学勤文)

2001 年 7 月 4 日、8 月 19 日分别刊发了李学勤、水涛先生的不同观点), 国内学者当略有所知。2001 年 7 月 31 日的《纽约时报》(《再思石刻的历史》, 作者 John Noble Wilford) 对有关这枚“石印”的讨论, 又有较为详细的报道。现略述如下。

是否文字 发掘主持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 Fredrik T. Hiebert 博士认为, 石上所刻就是早期文字。但是也有一些学者认为, “石印”所刻并非建立在语言基础上的真文字, 仅有这样一枚指甲盖大小的石头上的三四个刻符, 不足以证明文字系统的存在。Hiebert 博士也认可这样的说法。他说: “三四

个相互关联的符号在如此古老的中亚发现，这还是第一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似乎就是文字。它们不是随便刻划的符号，也非陶工的记号和纹饰。当然，只有这样一枚印章，现在说它用途如何、代表什么语言、什么意思都还太早。”宾西法尼亚大学古代研究中心主任 Holly Pittman 博士则认为：“如果说文字是语言的载体，我还不能肯定这个发现就是文字。”“它可能是一个符号系统，而非文字系统。比如一个太阳的符号，虽代表太阳，但并不一定能够发出声音。符号和象征系统虽传达某种信息，但它是否同你我都能理解的口头语言相关，却还是可以讨论的。”鉴于人类表达自己的符号和象征系统早在距今 3 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末期就已开始出现，两河流域的苏美尔人在距今 5000 年前就发明了文字，并且在公元前 2000 年前后开始用来写作诗歌，所以 Hiebert 博士认为：中亚人在安诺时代开始使用符号或文字并不奇怪，“他们已经相当城市化，生产力水平很高，有复杂的建筑和金属制造业，计数和符号系统当是他们的生活所需”。

是否汉字 这个发现之所以引起东西方学者的共同关注，是因为“石印”刻符与汉字的相似。更奇怪的是它并不与商周文字类同，却与西汉文字绝似。北大的裘锡圭教授和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梅维恒博士（Victor H. Mair）持同样的看法。裘先生这样说：“如果不问出土情况，我认为这个发现不会比西汉更早。”但是，梅博士则做了另外的解释。他说：“安诺印章迫使我们重新用一种根本不同的方式考虑中国文字的起源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这个印章的年代无误，也就是说它的确属于公元前 2300 年前的遗物，那么中亚甚至更西的文化对中国文字的起源可能产生了某种影响，这种影响远超出我们原来的想象。

Seton Hall 大学的中国古文字专家 Gilbert L. Mattos 博士的

认识与此略有不同。他也承认“印章”的刻符确实与中国文字相似；但他认为“这并不说明它代表真正的文字”；这是一项重要的发现，但是目前还难以释读。美国达特茅斯大学的艾兰（Sarah Allan）博士见解与此相似。她说这些刻符看起来确实像汉字，但是她认为还没有足够的证据把它们定为“一个确定时代的文字（a script of a known period）”，持非常慎重的态度。报道还说梅、裘两位教授今夏在北京见了面，试图释读这个重要的发现。裘先生推测其中一个符号可能代表谷物（grain），梅博士则因此推测这枚印章是用来计算粮食的数量单位的，也许代表“五”什么的。考古学家认为该印章出土在据信是该农业社会行政中心一部分的一间房屋里，这种见解与上述推测正相吻合。梅博士坚持认为这个发现与中国有关，他说他在中文杂志里找到新疆出土的一枚尼雅印章，无论大小和字形都与安诺的发现相似。但是这枚印章似乎也属于西汉时期，不过他说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这枚印章的出土情况缺乏详细记录。

地层是否有误 地层是一切讨论的基础。因为如果是晚期的混入，那么说“石印”刻符属于汉字系统，自不奇怪。因为途经该地区的丝绸之路开通之后，汉代的遗物可能遗留在这个古老的遗址上。也有的专家认为不排除今人作伪以欺骗考古学家的可能性。但是 Hiebert 博士认为不存在脱层和作伪的可能：“我确信这是一枚刻有某些符号和文字的印章，关于地层和发现该物的方法不存在任何问题。”他在宾大的同事听过他的解释，也相信这枚“印章”确实属于公元前2300年前的遗物，没有证据显示这个被泥土包裹的文物（dirt-encrusted artifact）是通过老鼠洞什么的误入早期地层，或者由骗子直接从文物市场得到并扔到古老的地层中去的。更要紧的是，考古学家此前在这里从没有发现过与中国汉代有关的任何遗物。

安诺遗址在1904年美国入攀伯里（Raphael Pumpelly）发

掘之后相当一段时间里，它及卡拉库姆沙漠地带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由前苏联学者垄断。Hiebert 博士据说是继攀氏之后在这里发掘的第一个美国人。他的联合考古队证实，安诺遗址是公元前 2200 年文化扩张进入干旱盆地（依赖绿洲灌溉农业）之前，山前地带仅有的大型聚落之一。这个文化目前被称为“Bactria Margiana 考古学文化（Archaeology Complex）”，扩张之后仅数百年便消失了。此前的研究显示，该文化有设防的大型城市中心，有发展灌溉系统的行政力量，有能力购买彩陶、珠宝和青铜器等物。如果这个“印章”的年代无误，说明该文化也发展出文字或者前文字（protowriting system）系统，因此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一个失落的古老文明。

工作展望 尽管发掘者确认地层没有问题，但是因为这项发现目前还是孤例，所以不少学者鼓励 Hiebert 博士开展更多的工作。宾大博物馆退休馆长 Robert Dyson 博士叫着 Hiebert 博士的小名这样说：“很好，Fred，去发现一百个这样的东西。”这大概也是所有讨论者共同的想法。据说，Hiebert 博士也正准备调整发掘方法，在印章发现的地方扩大发掘面积并继续向下发掘，以期发现更多类似的遗物。

我们认为，在没有更多证据之前，还很难把它与汉字特别是汉字的起源联系起来，甚至连称为“印章”都很勉强，因为我们并不真正了解它的用途何在。当然，考古上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们期待着有更多新的类似的发现。

10 月 24 日于哈佛

原刊《中国文物报》2001 年 11 月 30 日第 7 版

对病人的护理始于何时

人类对病人的护理开始于何时？很少有人问过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敬老爱幼似乎是动物界特别是人类生存的写照，护理病人在我们现代人看来似乎没有起源的问题。

但是，最近法国西南部 Bau de l'Aubiesier 岩厦发现的一个人类颞骨化石，却把这个问题又重新提了出来。原来就有人认为尼安德特人能够护理没有自理能力的病人，但是这个发现却把护理病人的历史前推到距今 15 万年以前。

发掘和研究这个颞骨的考古人类学家 Serge Lebel 和 Erik Trinkaus，在最近出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上，对此有详细的描述和分析。据悉，该颞骨除了犬齿和第三前臼齿还有一点剩余的根部的尖尖外，在此人去世之前，他（或她）其余所有的牙齿都已磨平不保。研究者分析，这种状态很可能是严重感染的结果，起因大概是因为超乎寻常的磨损而不会是因为牙病。考古人类学家据此推测，这个病人至少有数月不能咀嚼食物。Erik Trinkaus 教授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成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不能咀嚼而能生存下来的最早例子，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社会组织以家庭为单位，失去家庭成员将是巨大的灾难，因此要竭力避免。Lebel 教授则认为，肉食是人类食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某人不能咀嚼肉食，其他人就该给他选择和准备软食，比如骨髓之类。